

# 後漢書

廿四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一	三	五	一	三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架
漢	書	一	三	五
二	八	〇	五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5
冊數	30 ( 24 )	
函號	280	8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也

嗜猶好也惡吾鳥依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遠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維人生厚因物有遠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猶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主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殞身死為天下僂

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不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晉下孟反肆猶放不與推 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

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埴音植 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 而猶假仁以効己

馮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褫猶奪也音直紙反廝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七

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強梁褻氣也。又晉呂甥即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所憂。解情也。並見左傳。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謂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

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史曰。楚惠王言。莊烏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辯詐謀。以釣利。於秦也。賈誼過秦曰。贏糧而景從也。自是愛尚相奪。與

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輕死重氣。怨思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

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己者。即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妒道真。至王莽專偽。終於篡

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若召節。重於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

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婞很也。音那鼎反。夫上好

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命。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過其直。見孟子。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反。遂各樹朋徒。漸成

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

段。與書列傳卷五十七。黨同

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晉亦委功曹岑晷音質二郡又為謠

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

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

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磐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

世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勢不畏法網功曹岑晷勸使捕子禁付宛獄

皆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

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

守署苑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因此

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冠猶首也並

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

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

階風俗通曰晉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氏傳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危言強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履履到門時

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

比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

迎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訟告膺等養太學

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說文曰誹謗也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

誹謗曰訕非也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

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譖城

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

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

遂共相標榜希望也標榜猶相稱揚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土曰三

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

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

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

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

人者也張儉岑趙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

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

所宗仰者

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

蕃姓也

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

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

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

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

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踈耽薛敦宋布唐龍臧咨宣褒為

八及。刻石立碑。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除地於中為壇。靈帝詔刊

章捕儉等。刊削也。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

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

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

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音五解反。廣雅曰。睚。裂

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眦。目貌也。史記曰。睚眦之隙。必報。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

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

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

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

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細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

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

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苦。久不赦宥。輕

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

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大詩

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蕩。易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

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

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

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

後漢書卷五十七

四

後漢書卷五十七

四

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也。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好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暉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與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事初未曾有。陳何得言又。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為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

淑。與賢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為太尉。漢官儀曰。脩字伯游。

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亢高也。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

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

畏威明。多望風奔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

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

為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懼。謝承書曰。

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痕。試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

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漢官儀曰。樊苟爽嘗就謁膺。因為其

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

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䟽勒龜

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七

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賊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顧軒膺表欲按其罪。元群行賂宦豎。膺反坐輪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輪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群賢。新序曰。秦欲代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粟。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璋璽。使諸侯解怨。相之難交。兩國之體。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蹈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繼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荅以四臣。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

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肆陳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為

吉德。盜賊藏焉。為凶德。夫昔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今膺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狠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起安國於徒中。景

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拜為內史。臣賢按此言武帝誤也。 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 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蠻荆。均吉甫之功。 祐數臨營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曼。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膺

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

子以赦過宥罪

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乞原膺之象震為動為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

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

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

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

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

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

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禮

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張昔仲尼為魯司

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

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

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

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

官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

續隨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裁音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

登龍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

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

為龍也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

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

傳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帝愈怒遂

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

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

下士大夫皆高尙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為及陳蕃免太尉

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

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帖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

又曰孔子恂恂善誘人詩曰陟彼帖兮瞻望父兮又知以直道不容於時

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

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人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



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

夷之初旦明而未融夷傷也融明也明夷卦離下坤上為日坤為地日之

喻之虹蜺揚輝弄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弄和謂弄君子同小

方今天地氣閉大人林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智者見險

投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雖置人望內合私願賈之想甚

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為門任其飛沉

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

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寶之

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

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

築也揚干為數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吾年已六十死生有

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

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

及於讎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

安而已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

至東平相謝承書瓚作珪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宜等曰時

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

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

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

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

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造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

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軌車

言絕人事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

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

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今志義力

秋之為氣也蟬寂寞而無聲

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遠道失節之士而密

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豈慙服待

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

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

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胤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

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

書郡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

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

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

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

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究結政

為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

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

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

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

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

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

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

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和帝紀延陵

高掛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弄其室而耕乃舍之吾子懷遠氏之

可卷體寧子之如愚遠瑗字伯玉寧子名俞並衛大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寧武

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蔑三光

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功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

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

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為縣吏兄

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

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老

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

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中猶會九真賊

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尉到官弊厲吏兵討破群賊斬首二千

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

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

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

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

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比門猶並門也由是為

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

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

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

歎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

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為治家庸親突煙炭

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

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

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

為權宦所陷且念自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

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

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基址也舉孝廉九辟

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山自權豪多取貨賂慈

遂弃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病卒南陽群士皆重其義行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七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孝廉。歷慎令。

貝丘長。慎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

拜郎議。與寶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

常侍曹節。後聞其謀。取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人閣解印綬。

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

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少厲清節。為州

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為四行也。時冀州飢荒。盜

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

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

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議。詣蕃

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笏也。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

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

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

謠言。漢官儀曰。三公掾探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辭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杖。

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很多。疑

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汗簡

札哉。閒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

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

言有貳。甘受顯戮。更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

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

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弃。中常侍唐

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

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裁。音才。載。反。今日寧受笞

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

後漢書卷五十七

用以爲范黨後牢脩誣言鈞黨鈞引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

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

理之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

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疾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

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塔下三木

頭及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

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襲

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

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喻去疾也見論語

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

黨甫曰卿更相拔譽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

○劉攽曰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

身陷大戮○劉攽曰接文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

皇天下不愧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

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

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尙書曰戎車三百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

免俱歸並衛待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

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尙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

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

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

向之弟羊舌肸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

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

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建安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

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驛舍也音知懸反滂聞之

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

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

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博仲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七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七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七

滂弟也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

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

存亡各得其所惟大

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

恨

李膺杜密

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

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

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

蘊義生風以鼓動流

俗

周易曰鼓以動之

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

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

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論語之文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頌為太

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州郡連辟

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

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

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贖武等

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

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

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取齋書

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

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荅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

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

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

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

家世衣冠陟少清直

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

以故吏禁錮歷年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

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顛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為趙王父成

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

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

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判章討

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

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

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

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

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

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

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

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資計

差温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為

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

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遣趙王書曰

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亡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

道案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嘗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而張

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

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

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質障江河。用沒其身。終嬰疾甚

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父豫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

死。方言曰。叨殘也。暉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

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

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暉有高才。郭林宗朱

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

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督正也。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

名。請為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劉放曰。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瑨委心

暉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

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

用勢縱橫。暉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

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

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暉死。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

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

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

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

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

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奉事中官。吳

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

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

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

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弃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少受業太學。與郭

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闔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獄。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

乃原還本郡。卒於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兗州縣。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

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蒙縣。屬梁國。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家無

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於家。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郭林宗常謂儒。口訥

心辯。有珪璋之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察孝

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賀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

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

彭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彭出案發就發處案驗也而掾吏欲引南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見前彭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曰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彭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寶武尙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彭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怒也彭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以要君致覺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彭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彭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

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

少遊學洛陽顥雖

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

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爲復

讎以頭醜其墓祭醜也音竹歲反及陳蕃李膺之敗顥以與蕃膺善遂

爲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

豫之域劉攽曰案文開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祗在汝南則屬荆州則無用開字不當云荆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荆州袁紹慕之

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猷侮毛萇注曰論德宣譽曰奔走也走予曰有猷侮毛萇注曰論德宣譽曰奔走也

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顥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

閉扃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

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顥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顥

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顥以爲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

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顥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

初顥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

嘗稱穎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而葬之。爽冢傍。○劉放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顯屍。又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歷。說文曰。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

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論彼李膺等與宦豎不同。故相憎疾。蘭蓀無並。銷長相傾。

藉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銷。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徒恨芳膏煎

灼燈明。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七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郭太符融許劭傳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太原界休人也。汾州縣。界休今家世貧

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林

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

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

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

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

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

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

性明知人。好辨。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

國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高為之形如帽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

所服魏武造帽其中乃廢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

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

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臥

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

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

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

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

知于誰之屋耳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

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

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弊拔士

人皆如所鑿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

黃叔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

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

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

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

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

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

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

丘隔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

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隔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

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

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賦之遂

致祿百萬而往問之國人皆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

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

後漢書卷五十八

郭林宗

平秦君以為然也。祖音子朗反。 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使為亂也。

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曰踞踞也。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草蔬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今魏郡北地。客居太原。荷甌噲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漢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門士即門卒。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劉攽曰。案文宮當作官。遂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離間。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讎。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救。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承謝書曰。淑為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為吏所捕。擊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陷義之士。救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或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營救。為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儻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

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

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

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

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

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閒置之也。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

沽。司馬子反。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明徵也。沈深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則哲。惟帝為難。

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

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

舉百官犯法者融。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袂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

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

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

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

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

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

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佃音胃。謝承書曰馮

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殮斂。鄉人欲為具棺服。

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唯妻子可

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穎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贏車牛命融以給殮。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

同好。亦名知人。優遊不仕。並以壽終。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輿音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

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

去僕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  
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  
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  
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  
量若此。○劉放曰。按文多。字宜在量字下。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命品讓。為題目。

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  
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  
公。相以能詔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  
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  
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拊擻靖不得齒。致以馬磨自給。時議  
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  
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  
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

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  
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  
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寓  
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處  
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發。夕至。明也。不仕也。  
也。呂氏春秋曰。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也。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九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竇武何進傳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

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

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

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

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

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

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

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

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

必將復及二世即胡亥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婿閻樂弑胡亥於望夷宮近者姦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取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

陳翔太尉掾苑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

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

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

見理出時謂即時也以厭人鬼嗚嗚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

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

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嫺

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

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饜養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

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

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

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閒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

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

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

上音時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

繫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

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

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為聞喜侯子機涇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鄂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翌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師童謠曰游平賣印自在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明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關人石顯為中書令詔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近者李柱諸公禍及妻子況今

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即趙嬖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中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尤豫未忍尤音控尤像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

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颺立送北寺獄蕃謂武

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

璿雜考駁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

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

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

曰陳蕃寶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

樂從官吏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

起白帝曰外閒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

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槃信閉諸禁門梁有衣戲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按姓名當入者本

令持節至北寺獄取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

出鄭颺共劫太后奪璽書劉攽曰按太后所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令中謁

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複音使鄭颺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收

捕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

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

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

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都候劍戟士合千

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

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寶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官省何故

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

且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

亭續漢志曰恒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賢並見廢銅茅田一項言群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言

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

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殞斂行



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許云已死。騰以為己子。而使聘娶焉。後攀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寶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叢生曰榛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蜷音丘吉反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寶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荆州故請以刺史比司隸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魏人也。封互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答殺於市。以狀之。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慎縣屬汝南郡四年。滎陽賊數千人。群起攻燒郟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群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臯。拜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為之奈何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

御書卷之五十一

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擐音宦。擐甲也。稱也。介亦甲也。

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劉攽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一都字。宜作校也。

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戒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

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前書曰。然皇

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

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僂疾也。音仕鑿反。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

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

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為司徒。司空孫湯為

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

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寶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竝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諡故稱。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兵。○劉攽曰。案文多一立字。不宜輕出入官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晚也。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

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取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其柄。功必不成。祗為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



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

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

皆以誅宦官為言

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思惟

也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

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

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

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

不送葬，今欵入省，欵音許此意何為？賈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

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

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闈，讓等

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憤，憤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

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鳩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

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

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

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

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



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官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闕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複音福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讎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勅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攽曰按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餘人

則死者何可勝計矣紹因進兵排官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護段珪等困

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公

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尙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

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

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官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

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

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闕豎身死功頹為世所悲豈智

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與之

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昏下

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離凶困代更也

Blank columns for the text of the biography of He Jin.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

宋 宣城太守苑暉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鄭太孔融荀彧傳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少有才

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

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

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爲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宦。欲召并州牧董卓爲助。

公業謂進曰。董卓疆忍寡義。志欲無狀。若借之朝政。授以大

事。借音子。夜反。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

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股鑿

不遠。又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弄官去。謂潁川人

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為渤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群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弄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佩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逸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孔孟名逸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枯者枯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悍勇也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

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燒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賁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舟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單攻之。餘不下。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賁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怙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劉攽曰。蔡文基當作基。謂如基基無理。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也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劉攽曰。按文多一有字。緣者字生之。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兇。以

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勢。猶以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

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

北海邴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之所仰。群士

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疆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

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

膠東王雄渠。景帝三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

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

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弄德恃眾。自虧威重。卓乃悅。以

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

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取還

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

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眾。乃與何

顯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

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

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昱傳。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

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

師。時河南尹李膺。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同也。以簡

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

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

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

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

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

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反。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

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

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

博涉多聞。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判章。下州郡。以

名捕儉

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劉攽曰：正文按覽何能刊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

儉與融兄。襲有舊。

亡抵於襲。不遇。

抵歸也。融家傳。襲字文禮也。

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

其有窘色。

窘迫也。

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

舍止。

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襲。融送獄。

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襲曰：彼來求我。

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

前書音義曰：讞。請也。音宜傑反。

詔書竟坐襲焉。融

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

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

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

也。音乃。

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

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

客有言於進曰：孔文學有重名。

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學於時英雄。特傑。警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數之。

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

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

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

○劉攽曰：案漢官無

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明字有脫誤也。

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

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

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

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群輩二十萬眾。從冀

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

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

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璆音巨秋。反。又音求。

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

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

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

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

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

為賊管亥所圍。融

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

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

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為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

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

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

二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

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

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也

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

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

子藁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

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

大夫皆隸名而已隸附著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

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

軍帥日磾深自恨慨遂嘔血而斃

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

等與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日磾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

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却得乎

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

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

直指無屈撓也前寧輯東夏

也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

皆以日磾名為首也

附下罔上

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以事君

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佐當晉軍

而不撓

公羊傳曰較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親及

紀侯之親請諸使反魯衛之侵請諸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

母也齊君毋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請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

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援而去之○劉攽曰注及魯衛之

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西字下文又宜僚臨白刃而正色

楚白公勝欲為亂

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日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

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王室大

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

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

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

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為大臣知賊而

不言明當誅也公

子遂即襄仲也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左傳鄭子家卒斲人

之棺而透其族杜預注曰斲其

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

朝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虐善否不

別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

吏端刑清也

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

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

消息者也

易曰天地盈

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尚書曰紂斬

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

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

前書賈山曰昔歐周蓋千

者謂其脛斷而視之

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

劉放曰按

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

夙沙亂齊

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偃為少傅崔

戾禍宋

左傳楚容聘于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

信有焉公因太子用子縶死

趙高英布為世大患

史記高亥謂李斯曰高故

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響拳

不能止人遂

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楚人以為大閹君子曰

信如下和

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護己

和氏得璞玉

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

荆王封和為陵陽侯和辭

不就而去乃作怨歌琴操曰進寶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信守休

矣今斷者不續豈不

冤智如孫臏

且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為將軍自以能不及龐陰使

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

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

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

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

乃撤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窮兵敗遂自剄曰

遂成豎子之名矣○劉放曰注軍半至按史記彼文更有他語故末云

毛長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

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

才如史遷李陵為匈奴

當必立功以報漢遂被下

達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

奇其才得除冬減論班固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國語中刑

是太甲之思

用刀鋸也

不能止人遂

韓子曰楚人

和氏得璞玉

庸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

子何罪復使為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

秩秩然俱謹敬也賈既醉止載號載吹不知其為惡也陳湯之都賴

域副校尉矯制發諸國兵魏尚之守邊

尚復為雲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

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

也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

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

國體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

國為神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陛級縣遠祿位限絕

遠地則堂高也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

杜塞邪萌也形見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

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是以齊兵次

楚唯責包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

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賀戎孰敗之蓋

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

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

地險山川丘陵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

禮曰篚竹器如筐也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

王受亡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部鼎在廟章孰甚焉

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帝聚泉府數澤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

于宋戊申綱于太廟城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桑落瓦解其勢可

見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

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傷其早歿欲為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

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



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

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梁懷王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景武

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瑯琊地。自殺。齊懷王閔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臣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

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

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冲齷。聖慈哀悼。禮同成人。

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稱音尺。證反。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

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

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

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畧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太祖開

其意。為迎取之。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姐已賜周公。姐音丁。未反。又音

女也。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武王剋殷。斬姐已頭懸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

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建安十又嘲之曰。大將軍

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楷矢。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八蠻

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磬。其長尺有

於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牛羊。可并案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時年飢

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頗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

禮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

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冠。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

其怒。趙之斯養。東迎其王。非引危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

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

法。故鄣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辭精飲。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

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雖然。徐偃王行仁

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弄文學

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三王為戒也

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不

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

五百里。侯。畿。鄗。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

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郝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

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浦

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

權。慮學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教人流。其權安有。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

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夫。劉

牧曰。注。獻帝嘗時見慮。案文時當作特

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

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

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為朕虞益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史記

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龍史記

曰於是禹與九韶之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孟陽代君居牀以待賊西漢紀信乘黃屋誑楚之類

樂致異物鳳皇來儀也破家為國若要離於妻子以徇吳李通誅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

餐之患必報史記范雎一餐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故霍錯念國遘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為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屈平悼楚受譖

於椒蘭鄧平楚懷王時為三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請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譏之於襄王而

放逐之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譖之光武寵遂反鄧禹威損失於宗

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愔守柁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禹今沈俗本宗誤作宋也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

福所因可不慎與音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渑池歸

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荊謝之相與為刎頸之交事見史記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虞公子糾與桓公

爭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為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

法之平以為小介介猶藉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為藉芥者也當取舊好而怨毒漸積志

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憮音舞憮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文學盛歎

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法其法論田及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學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

與文學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

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為人臣進

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

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猥曲告所不逮融與

鴻豫州里比郡山陽與魯郡相鄰也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

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國語曰宣子言

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諡也

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

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

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

忠非

忠非

忠非

忠非

忠非

三閭 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 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

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

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 夏小正云昆蟲也孫卿子曰昆

蟲亦 有知 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

兢 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

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聚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

臣不心競 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 韓信貧賤淮陰少年

次之辱 史記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 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

過也 蚊音文虻音虫言蚊 子產謂人心不相似 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

謂子面如 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

不欲令酒酸也 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甕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鑪鑪故名鑪字或

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邪曰狗猛何 至於屈

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 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

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特仰

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供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能謂我也凡貴於

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割吾無

以此瓠為也將弄之今仲不特仰 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隊郤為故吏

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 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 不輕公叔之

升臣也 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五名僕行與文子同升 知同其愛訓誨發

中言曹公與己同愛郤慮 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 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

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 況特舊交而欲自

外於賢吏哉 賢吏謂 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

太中大夫職有 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

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 漢官典職儀

將主武賁 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詩大雅

老成人尚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

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擢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

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署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親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融嘗所諫反，融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加幘也。唐突官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跌蕩無儀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說文曰：瓶缶也。字書曰：瓶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奔棊，融被收而

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零曰：曹操為司空，威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不從之。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樂布梁人也，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恐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誣，遂故上書訟之。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望紆音舒解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

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學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

忤逆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有謂曹操身

遷于商商紂暴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夫嚴

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園即刊字音五

曰刊謂刊圓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懷懷焉皜皜焉其與琨玉

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買誼云品庶每生懷懷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

秋霜比質可也懷懷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穎川穎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朗陵縣屬

城在今豫州父緄為濟南相緄音古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常

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讒

議南陽何顓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

廉再遷亢父令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

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山也彧謂父老

曰穎川四戰之地也四面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密雖小固不足

以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

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

惟所殺略焉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

禮彧明有意數數計數也○劉放曰接文但云明有意見漢室崩亂每

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

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

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

東擊陶謙使彧守甄城縣名屬濟陰郡今濮州任以留事會張邈陳

宮以兗州反操典略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而潛迎呂布布既至

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彧譎詐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

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

郭貢卒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

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

一州之鎮往必危也噉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

必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

嫌疑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噉無懼意知城不可攻

遂引而去噉乃使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

濟州縣也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三城謂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

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噉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拒項羽常光留蕭何守關中

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

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

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

虜不得西顧乘其閒而收熟麥約食穡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

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

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己有

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

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

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

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軍固有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願將

軍慮焉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

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

許眾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記盜跖日殺

不辜暴未可卒制噉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良恣睢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漢高祖

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闕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也

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

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人縞素自天子蒙塵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將軍首

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朱暹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

室尙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汝也今鑿駕旋軫鄭玄注周禮曰軫輿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

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奮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

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

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俊生

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或為侍中守尙書

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或又進操計謀之

士從子收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或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及鍾繇郭嘉魏志

嘉字奉孝潁川人也諱志才壽盡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

業可與司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

此人也陳群杜襲襲字子緒潁川人荀或薦襲太祖以司馬懿戲志才等

即晉宣帝皆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

術所殺江太守李草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

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

繡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而復反操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

乞白攜養操贊關還醜並倨慢之詞也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或或量

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

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眾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

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或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

智計之士為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審配逢紀盡忠之

臣任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

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

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

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紹

連戰雖勝而軍糧方乏書與或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致猶至也兵

致於人或不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阜間也是時

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阜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西為

漢而退高祖遂乘羽言與紹衆公以十分居一之衆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畫地而守之  
地作限隔也鄧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拾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  
捉持之也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  
奇兵破紹紹退走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以紹新破  
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問或或對曰紹  
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料  
散料合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  
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州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  
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  
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  
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  
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  
鄧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

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  
矣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  
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  
之路恢大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微其軍實微遜也音  
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  
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  
曰軍門克平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  
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以自百各規利人臣衆怯沮以喪氣沮止  
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捷勝復若南征劉表委弄兗豫飢軍  
深入踰越江河河即漢水也孔安區曰漢上為河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  
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  
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  
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河發指示功人也古人尚帷幄之規  
縱或作蹤兩通劉放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一少縱字





下攻拔之力張其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効足享

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也臣誠惜之乞重平

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或深辭讓操譬之曰昔

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況君奇謨拔出

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於或也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

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將為聖人達

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

司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

劉表問或所策或曰今華夏以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

閒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

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合文嘉曰九錫

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鉉謂之

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公父之繁弱

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密以訪或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

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

德細人之愛人也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表

留或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齊

田穰苴為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

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之義也

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臣今當濟江奉辭

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

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

臣俱進宜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

以為重書奏帝從之遂以或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

事至濡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或病留壽春

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

五十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皇與父完書曰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書以

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

配上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詞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

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  
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齋置書稿軍飲饗禮畢或請問太  
祖知或欲言揖而遣之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讌樂祖曰謂祭祖之日  
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因為燕樂也風俗通  
曰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懸矣趙岐注孟子曰倒懸

猶困荀君乃越河冀閒關以從曹氏間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

策也措置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

言或本心誠仁為己任期紆入於倉卒也紆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

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

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

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

勤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句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

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疆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

亂齊破吳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

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或豈願疆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方時運之屯遭易曰屯如遭如

連音竹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彊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

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

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以對卓揮金僚朋揮散也北

海天逸音情頓挫逸縱也音頓挫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

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竟誰佐也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

疑心一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